

宋文鑑

和16
339
14



宋文鑑卷第七十九

記

王沂公祠堂記

東平樂郊池亭記

先秦古器記

澶州頓邱縣重修縣治記

萬安渡石橋記

諫院題名記

獨樂園記

信州興造記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桂州新城記

張尙書畫像記

木山記

劉敞

劉敞

劉敞

江休復

蔡襄

司馬光

司馬光

王安石

王安石

蘇洵

蘇洵

新錢
有吻

東方
學

利
292
14

吳郡州學六經閣記

張伯玉

分寧縣雲峯院記

曾鞏

仙都觀三門記

曾鞏

王沂公祠堂記

劉敞

齊魯雖皆稱貴文學尚禮義之國然其俗亦與時升降小白右功
力任權數則其敝多匿智伯禽尊尊親親至其衰也洙泗之閒長
幼相與讓其失蓋以遠矣然仲尼稱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
至於道由此論之非明君賢師扶世導民孰能反其本哉五代之
亂儒術廢絕宋受命垂七十年天下得養老長幼亡兵革之憂庶
且富矣然未有能興起庠序致教化之隆者也自齊魯之閒弦誦
闕然況其外乎丞相沂公之初守青也為齊人建學其後守鄆也
為魯人建學繇是二國之俗始益知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所
樂老師宿儒幼子童孫粲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禮讓日興刑罰
日衰嗚呼君子之盛德大業哉孔子所謂至於道者非耶沂公薨

于鄆且二十年鄆人愛慕而悲思之僉曰不可使文正之德不享
於世前太守錢公子飛聞之因即學宮而建祠堂以稱士大夫之
意錢公去位之五年堂乃成其廣若干脩若干崇若干凡皆錢公
之素也甘棠之詩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亦諸侯之正風哉敘其
語于石以詔後世又作登歌一章并刻之云文武維周天命邇隆
孰相其成周公太公周公冢宰太公尚父遜厥碩膚惠于齊魯維
此齊魯聖賢之緒尊德樂道四方爰茹不振不競靡則靡定既晦
而明在我文正天子是毗諸侯是師賦政于外俾民不迷乃設學
校乃敦詩書翼齊魯若周之初二公之位文正履之二公之治
文正以之周歷千歲二公實使之文正之功後亦將似之徂徠之
松新甫之柏我作此堂以告無斁

東平樂郊池亭記

劉敞

古者諸侯雖甚陋必有苑囿車馬鍾鼓之好池臺鳥獸魚鼈之樂
然後乃能為國非以虞意崇不急也以合士大夫交賓客賢者而

同吏民也蟋蟀山樞車鄰駟馱有駝之詩是已不然則敲敲者墨
術也不侈於禮樂不暉於度數曰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亦瘠矣夫
東平蓋古之建國又有州牧連率之政於今為重其地千里其四
封所極南則梁東則魯北則齊三者皆大國也其土沃衍其民樂
厚其君子好禮其小人趨本其俗習於周公仲尼之遺風餘教可
馴以詩書而不可詭以朱墨詭以朱墨鄙矣鄆故有負城之園其
廢蓋久士大夫無所於游四方之賓客賢者無所於觀吏民無所
於樂殆失車鄰駟馱有駝之美而況於蟋蟀山樞之陋敞以謂非
敦詩書節禮樂之意也據舊造新築之鑿之擴之營之闢之有堂
有臺有池有榭有塢有亭有館有南北門堂曰燕譽臺曰陳敵池
曰芹藻榭曰博野塢曰梧竹亭曰玩芳館曰樂游南門曰舞詠北
門曰熙春其制名也或主於禮或因於事或寓於物或諭於志合
而命之以其地曰樂郊所以與上下同樂者也其草木之籍松栝
槐柏榆柳李梅桃梨棗栗棗柿石榴林檎木瓜櫻桃蒲萄太山之

竹汶邱之篠嶧陽之梧雍門之荻蒲圃之檟孔林之楷香草奇藥
同族異名洛之牡丹吳之芍藥芙蓉葳蕤蘭菊苜蓿可玩而食者
甚眾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吾其敢自謂
賢乎抑亦庶幾焉後世將必有追數吾過者矣吾請以此謝

先秦古器記

劉敞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為古學者莫能
盡通以它書參之迺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
時於今蓋二千有餘歲矣嗟乎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
王所立有可長太息者矣獨器也乎哉兌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
三代傳以為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
之知之次也眾不可蓋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
刻於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此意者禮家明其
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諡迺為能盡之

澶州頓邱縣重修縣治記

江休復

王在在浚澶爲北門重郭言言洪河渾渾蠹爲巨防扼爲要津堤
繇役作務莫大焉景德之元皇御戎軒翠華朝臨虜騎宵奔講言
終驩行李便蕃賓客供給禮莫重焉總之二役郡守縣令其職也
朝廷殿最多課亦以此二者爲先其米鹽牒訴至纖至悉萃于縣
道則爲令者又加難焉以是一切趨辦而不遑其他唯吾從叔仲
達爲能推行而優爲之且承平積久法網寢密監司操持羣下不
得動搖吏亦便文諉事亡能往來溺於其職不克自振官寺陰頓
寢堂聽事至弊漏不可居莫敢一搖手其他可知矣仲達爲邑宰
於斯且葺年職修事舉顧而言曰昔人云堂上不糞則野草不除
豈謂此邪先是河決商胡口因廢觀城縣來入亟請於上取其故
廩材木以營之由孔子廟以及聽事下至於囹圄有造有因凡若
千門垣墉塹茨凡若干工自經始至落成凡若干日在上者不以
爲過在下者不以爲煩程功卽事出於餘力君子謂是役也不徒
更爽塏避燥濕而已足以觀政矣後之踵此位登此堂者有以知

改作之自庶幾繼葺之俾勿壞

萬安渡石橋記

蔡襄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
辛未訖功繫趾于淵醜水爲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二千六百
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
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舍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利職其事盧
錫王寔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旣成太守莆陽蔡襄爲
之樂合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繇是出因紀所作勒于
岸左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
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
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
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閒相去何遠哉天禧

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厯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
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
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獨樂園記

司馬光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眾樂樂此王公
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
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
所及也若夫鷓鴣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
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
十畝於尊賢坊北闕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
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
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
鼻自是分而爲二渠繞庭四隅會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
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

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
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颺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
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
北植竹方徑丈狀若碁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
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
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
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
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輶轅至于太
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
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
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
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
臨高縱目逍遙倡佯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
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爲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

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況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弃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彊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信州興造記

王安石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怙柔，隱拙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嶽，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人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救吏士以桴收民鰥寡，孤獨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出粟以佐材費於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於是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監軍之室司。

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于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甲午卒，九月丙戌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無也。迺今有之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矣，吏乃始警然自得，民相與誹且笑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乎。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安石

子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
興佛舍與其徒曰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庫屋數十椽上破而
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出
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
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
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
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蓋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
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
難也世旣言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故其隆向之如此非徒然也
蓋其學者之材亦多有以動世耳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
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
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圖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
材者寧獨禮耶以彼其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
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
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兵甲
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
者非獨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
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尙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
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木甍瓦石之材以枚
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
之具無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
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
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
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
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
王有之而非所以恃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

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
其人有其人而治之非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
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
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倣于其君於爲
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
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
而中國之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
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
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
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鏤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張尙書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
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無養亂無助變眾言朋興朕志自定外
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人大吏孰

能爲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方平其人天子曰
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
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
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眾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
言於眾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
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
器之敲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
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
惟爾父母且公嘗謂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
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
而以砥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
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毆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
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
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

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如公吾未始見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
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
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
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長短
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
亦書之於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
其思之於心也固繇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
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大事公可屬
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
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
暨暨公自于子公謂西人安爾室家毋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
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
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闔闔閑閑有

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女棄捐禾黍與與倉庾崇崇嗟我
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
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
公像在堂

水山記

蘇洵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風
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所材
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
而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為山
然後可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
之所見而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
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
葉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
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之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

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敬焉余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吳郡州學六經閣記

張伯玉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緝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學始大成而成年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廚之後庶澤地汙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僦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層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雷八柄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衡棗椀坊墁陶箴稱是祈於久故爽而不痺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

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判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眾不可以頤解矣故教之有方導之有原乃木庠序之風師儒之說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煇之以文物聳之以聲明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腑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歐元元之入善域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他焉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嚮方之心懋一日禮義之澤流于外弦誦之聲格于內其爲惡也無所從其爲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徙善遠罪納諸大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冊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活斯民暢皇極序彝倫者捨此而安適得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刊樂石庶幾永

永無忽

分寧縣雲峯院記

曾鞏

分寧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善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籃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壞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閒利害不能以稊米父母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砮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講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變僞一日千出雖笞扑徙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佗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

治其院而侈之門闔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鏡鼓魚螺鍾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爲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泊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眎邑人者必道常乎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昇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何不可也咸曰然惟其徒了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仙都觀三門記

曾鞏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

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仙都觀世傳麻姑於此仙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穫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眾使世之衍衍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慶歷六年觀主道士凌齊暉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暉里人也不能辭噫為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暉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為厲已也夫

宋文鑑卷第七十九

宋文鑑卷第八十

記

兜率院記

曾鞏

擬峴臺記

曾鞏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筠州學記

曾鞏

齊州二堂記

曾鞏

道山亭記

曾鞏

霍邱縣驛記

王回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彌陀閣記

李泰伯

袁州學記

李泰伯

義田記

錢君倚

兜率院記

曾鞏

古者為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環帶裘不

撫耨耒機盡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爲其所當然而曰其法能爲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爲尤盛百里之縣爲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百十大抵穹傭奧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奇鉤貨以病民民往往頰伸而爲塗中瘠者以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蓋幾宮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廢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也抑識不可然且固存之耶愚不能釋也分甯縣郭內外名爲宮者百八十餘所兜率院在治之西八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侈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黃庠所爲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齊宮宿廬庖滷之房布列兩序廐園囷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

而外求疏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噫子之法四方人奔走附集者衍衍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獨介然於心而撥其尤切者爲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知己之饗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諭其終何如焉

擬峴臺記

曾鞏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邱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驟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藪芴草之間未有卽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其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

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荒蹊聚落樹陰晦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歛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徒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某月某日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

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唱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

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姦顛跌憾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為

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筠州學記

曾鞏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於疆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

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
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
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眾也故樂
易敦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
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
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
絲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
於義者非彊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
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之所
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序序
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
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
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
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

西其地僻絕當慶厯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
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尙書都官
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
得亢爽之地築宮於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湏
庫廩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旣而來學者常
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
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
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
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
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齊州二堂記

曾鞏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
則徹之旣費且陋乃爲之徙官之廢屋爲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
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

濱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以余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邱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余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迺居媯汭則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迺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山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秦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崖之灣而至干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眾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

下則泊然而止而自涯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一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尙有考也

道山亭記

曾鞏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

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緬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載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森立如土騎滿野千里上下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膠糝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虬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眾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陜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

環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嶽崑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簞席而盡於西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霍邱縣驛記

王回

天下昔封國之時君民各久其安而城郭道路關梁廬館尤嚴於賓客之事凡國之地大不過百里而皆領於天子之詔以待巡狩之所適其歲時使人存覘若歸賑賀慶致禴之來則又有四鄰之交朝覲會同聘問之集車馬人徒之役縱橫而信宿者蓋無虛國而受館之禮自畿內達于海隅設官備物候迓時謹故雖跋山涉

水荒陋遐僻之城具宗廟社稷者一不敢缺焉有不能然者君子
譏之謂之失政不可以為國也自天下更為郡縣守宰以考秩代
居民始不安其常而先王之禮所以決於政事而尤嚴於賓客者
亦因以廢怠陵夷且千歲及今則驛舍之設止於當路州縣驛遞
所過足以供給應有司之令而已然猶不敢稍張其制度一有異
於其間則眾反譏之以為苟悅使客市恩意非政之急吏既不得
久於其秩而思脫譏以滿去故天下之驛雖當路所設應有司之
令者往往地而不完至於歧旁它縣則無敢唱興之者霍邱故蓼
邑也今縣屬壽其治霍邱距京師八百里境內所苞若干里比而
環者七州七州之塗皆出於驛以達于壽霍邱居最徑然獨無驛
每使客之過者無所歸宿則弛蓋偃節混於逆旅或寓其孥於浮
屠氏之館倉卒偪仄而無以自表於民今知縣事大理寺丞謝侯
續之至也嘆曰吾為地主於此豈可以不知士大夫之辱吾聞古
之為政蓋莫不篤於賓客者非苟相悅所以相養以禮而戴天子

之命也今吾邑雖陋亦古之建國傳其城郭社稷而地大益近會
不及有一館為士大夫之禮不已儉乎雖眾口之譏吾從古也莫
吾疚也於是相其署之東偏面通衢之會始築館焉用若干日立
屋若干間而門堂室廡庖井廢庫至于器皿百須無不具而用不
傷於財役不勞於民也既成名之曰蓼驛取古封國之號益所以
自見其志而以狀屬回子其為我書之刻諸石以告于後之人勿
廢予曰推古之事而歎今為之難也非發憤好禮果於從政者誰
能為之書傳於後之人庶幾其卒勿廢焉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彌陀閣記

李泰伯

儒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
下之人若饑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
行之焉往而不利無思無為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
而因緣作空假中則道器之云戒定慧則明誠之別至於虞附練
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劫化之辯亦隨而進蕃

衍光大繫此之由故嗣迦葉者師子達摩流為東山牛頭傳龍樹者惠文惠思熾乎天台灌頂二家之學並用于世若夫律戒之盛凡出家者當由此塗按白居易撫州景雲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南嶽大師得之南嶽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人初隸景雲寺徙洪州龍興終廬山東林度男女萬五千人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本道廉使楊憑韋丹皆與友善樂天之敘如此南城於宋為建昌軍景雲為景德寺律和尚之迹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唯殿與門殿之制不靡而其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旁羸入風雨者四而如一將恐腐折後難為功寺僧義明乃營屋若干柱以翼之且作彌陀閣于其前右兼壯與麗為永承計先共謀者文憲宗正既而憲住他院正亦遂輟克有終者惟明殿之財集于眾閣成於孀何氏始卒凡八年明講經綸頗憲事以雅於予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興亦使其徒知此寺昔嘗有僧為律戒師於江之南度人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為寺之榮

而有所慕焉

袁州學記

李泰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闕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某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陝隘不足改為迺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甃黝聖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竝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諗于眾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

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擇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者之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義田記

錢君倚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貢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

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既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弊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觀文正之義賢於身後其規摹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大夫為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已族之人瓢囊為溝中瘠者豈少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

宋文鑑卷第八十一
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宋文鑑卷第八十

宋文鑑卷第八十一

記

慶州大順城記

張載

澠池縣新溝記

趙瞻

登州新造納川亭記

章望之

清溪亭記

王安國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七門廟記

劉放

泰州玩芳亭記

劉放

新修東府記

陳繹

新修西府記

陳繹

臨湘縣閱武亭記

劉摯

慶州大順城記

張載

慶曆二年某月某日經略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於柔

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某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爲之文以記其功詞曰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彊謂兵之眾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鋌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彊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來迹卯橫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掾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釜汝斧汝刃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負土編繩奮杵胡虜之來百十其至自朝及辰眾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待爰募彊弩其眾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鬪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謨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

遽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障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遷書勞賞才以飫以筵圖列而上薦聞于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澠池縣新溝記

趙瞻

澠掖巖嶽面谿匯土著市列盤互回附歲大霖潦注邑中途湍缺濤鬻浸淫奔射自道距岐以派于劇衢康達已乃洩于川邑之民行者表深居者附高木擁槍纒網防倍扉以易厥轄承習生常恬不怪憚吏耽耽第養威堂皇上坐廣臥安烏卽民謀由此故城中地浸久注蝕淪爲坎窞車踣馬跌寃噴載路及大理丞侯君爲縣凡民病政蠹饑剔燿潔居又明年遑恤及是跡所源流慮所經歷決邑之北偏曰魏家會濬仞夷洒並偶而東順達于谿鋪田于有二百步平錢十有三萬僦傭三千功農願售地市願輸金役願願直工一月已旣而雨作水循故道趣于新溝曼衍轉注支合脉湊

如避善政如伏嚴威激流湧進不潰崖岸賈族侈肆民家按堵所
利者博其千萬年不弛侯君屬予使謹其歲月夫君子何慮而不
及于民春秋左氏傳曰啟塞從時則違時僝工猶趣興役況是作
也不掠農力呂紀月令曰時雨將降道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
塞則葺舊補敝猶為按職況是舉也揭為長利彼以經傳用吾民
予豈敢不書謹記曰今上二十三年冬十月某朔某日甲子河南
澗作新溝庶史氏有繼夫遷河渠書固溝洫志者當著予記

登州新造納川亭記

章望之

人與天地並生而異道能周而為變化者一氣也天地之氣不舒
則四時五緯與山川水土舉失其常人之氣不舒則思慮塞而精
神有遺百疾於是乎生故君子所樂奉者天地之大大而高莫如
山嶽大而深莫如河海其間又有禽獸草木之所蕃龜鼉魚鼈之
所錯祕怪神異之所儲珠玉寶藏之所產世之百物莫不具諸是
以高深之地君子樂之以其能開人思慮泰人精神蓋耳目廣則

聰明豁爾不然何以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哉故
遇西子然後知世無美色享太牢然後知世無珍味聞簫韶然後
知世無至音觀海嶽然後知世無大物古之君子務見博而知遠
者以此吉州刺史劉侯渙之為登州也為納川亭于城之北隅以
地濱於海言此所以容受百川也廣狹得中奢儉得宜役不勞而
事不煩其可以為寓目適心之雄殆無與亢者豈非助大丈夫胸
臆之一端歟侯有文武長材濟之以剛正凜然有不可奪之風嘗
入居清要出總繁重皆赫著能名今之作斯亭以壯郡國游觀之
勝以資賓客宴饗之盛暇日則命戎旅習水戰以無忘戒備其動
翼如其靜肅如於是王人朝士之出是途莫不交口誦其交賓接
下之和美其忠奉朝廷之勤異日侯去為天子股肱知必能以興
作之心充斥其行事

清溪亭記

王安國

清溪亭臨池州之溪上隸軍府事判官之府而京兆杜君之為判

官也築於治平三年某月某甲子而成於某月某甲子於是州之士樂之而相與語曰夫吳楚荆蜀閩越之徒出入於是而離離洞庭鄱陽之水浮於日月之無窮四方萬里之人飛帆鼓楫上下於波濤之中犯不測之險於朝暮之際而吾等乃於數楹之地得偉麗之觀於寢食坐作之間是可喜也若夫峙闔闔之萬家於千峯之繚繞朝暘瞳矇破氛霧於噴吭縹渺之石而水搖山動於玲瓏窈窕之林煙雲之滅沒風雨之晦冥天之所變隨於人之動息者也陽闕而陰闔草萌而木芽霏紅縹紫映燭而低昂與夫美廢交而鳥獸嬉野潦收而洲渚出冰崖雪壑桑落之墟景象之盛衰見於四時之始終而隱顯不匿乎一席之俯仰然後知呼吸於天地之氣而馳驚偃伏出有入無者孰使然哉覽於是者宜有以自得而人不吾知也君曰夫憊其形於事者宜有以佚其勞饜其視聽之喧囂則必之乎空曠之所然後能無患於晦明吾是以知之間隙攜其好於此而徜徉以畢景飛禽之啁啾怒浪之洶湧漁蓬樵

屨嘯於前而歌於後孰與夫訟訴笞笞之聲交於吾耳也岸幘穿屨弦歌而詩書投壺飲酒談古今而忘賓主孰與夫擊跽折旋之容接於吾目也凡所以好其意者如此而又以為夫居者厭於局束行者甘於憩休人情之所同而吏者多以為我不能久於處也室廬有忽不治者又况宴遊之設乎俗陷於不恕而萬事之陵夷往往以此吾疾之久矣而亭之所以作也噫推君之意可謂賢矣吾為之記曰夫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未始玩心於物而仁足以盡己之性則與時而不遺然則君之意有不充於是歟余未嘗游於君而吾弟和甫方為之僚乃因和甫請記而為之記者臨川王安國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下不得賓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於天子之下士靜牽動違勢如槁毛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既輕故民未嘗厚望

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王君聖美之爲堯山不以其輕者入于心而猶爲其所難剝槌斷裂之故不得行皎明察深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肆耕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旣已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爲此邑者不忍其人沒而不章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予客過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皆慨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七國之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之間秦方強天下所憚獨在趙故趙常受兵爲天下勁國其後四分以爲代魏燕趙踣漳南蹶上黨肩尻頓僨不能相支而邯鄲鉅鹿穿裂摧壞獸驚鳥決獨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鬪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已久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日其天性固以異於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調養之旣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七門廟記

劉放

嘉祐二年予爲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壘者問其居人其漑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實魏揚州刺史劉馥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云予於是歎美其功後二年校書郎包君廓爲縣主簿嘗與予語及之包君謂予曰馥信有功然吾問於耆老而得羹頡侯信焉初漢以龍舒之地封信爲列侯信迺爲民畎澮舒河以廣漑浸信爲始甚至馥時廢而復脩耳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抑可謂有功者乎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吾憐舒人之不忘其恩也今我將爲侯廟祀之而以馥配予幸爲我記之焉予因曰諾頡之包君以書告曰廟謹畢事予曰昔高帝之起宗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爲功此二人者裂地爲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弃國見省而子濞亦用力戰王吳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興萬世之利其愛惠豈與賈濞相侔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

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闢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飢餒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而賈渙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周公之書曰民功曰庸藉使信生當周公之世其受賞非賈渙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渙之死泯滅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而記之此所謂得乎邱民而世之寵祿當時則榮歿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子繼之不必其肇於已而後為功也若劉刺史起於三國亂亡之餘蒸庶掃地顧獨以農為先事功一立迄今長存雖曰修舊是可謂功矣予既嘉包君之能徇於民使俟信之美不忘又其建祀合於先王之法於是書之

秦州玩芳亭記

劉放

楚辭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自詩人比興皆以芳草嘉卉為君子美德無與玩者猶易井渫不食云爾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雜花桃李山櫻丁香椒棗數十種萱菊

薜荔莎蘆芭蕉叢植魯生負城地尤良宋民居之益種修竹梅杏山茶橙梨異方奇卉往往而在清池縈回多淺蓮蘋藻於是築室城隅下臨眾卉氏曰玩芳於平喬木森聳百歲之積也眾卉行列十歲所植也雜英紛糅終歲之力也俄而索之不易得也天施地生非為已役也能者取玩焉能主客也惠而不費莫相德也非易所歎渫而不食為心惻也於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新修東府記

陳繹

中書政事本也宰相三公官也官不必備唯其人匪其人不居且體貌大臣禮重而莊物采顯庸宜備而稱豈曰私其人哉蓋所與坐而論道不下席而致太平之功者二三執政而已國朝以來尚襲唐故大臣多不及建里第而僦居民間至距城數里之外東西南北回遠不相接也四方奏書緩急報聞吏卒持走徧歷諸第一有漏露稽違失亡其可逮乎而又暑寒兩風晨趨暮還輿衛騶呵導從前後摺紳士大夫造請紛馳于里巷坊曲之隘甚非尊嚴體

貌之觀也今禁衛三帥率有公廡庶官省寺亦或有居而獨大臣不列府舍每朝則待漏闕門之次入則議政殿上退即聽事羣有司公見請白可否少休吏史抱文書環几案左右頡頏以進至日下書數刻始歸夫以王城輦轂之大其制度之闕如此乃出聖畫新制二府親遣中人度地于闕之西南輪廣方制房皇鉤折繪圖以聞即刊定于禁中申命三司飭吏諸司計工程材役不妨時費不病官自熙寧三年秋七月興作東西府凡八位總千二百楹明年秋八月東府四位成詔知制誥臣繹爲之記臣拜手稽首以書典刑物采位敘煒然見于朝廷之表公卿內外居有室宅上不爲過侈下不爲苟約出則寵之淑旂龍章鉤膺之駕入則具之列鼎蒲筵粉純之居仰而視其宮則有棖題之礪密俯而攝其衣則有袞舄之嚴麗且謂不如是不足以待其人非其人不足以相天下之政故其取予屈舒厚薄等衰一謂之天秩先王之澤既竭能道

古人之言者起以其私學蔽尚迷謬世俗雖有志之主厭然而所慕者不過耳目之所習响响而望其下者益卑西漢去治世未遠開丞相府四出門無闌不設鈴不驚鼓深大宏遠無有限節郡國守長吏得以歲上計事國有大議車駕亦親幸而臨聽焉然其議不過軍功武爵期會督責之故至于東漢仍建公府蒼龍闕東偏其制度雖存而稱號不復於當時蓋用人授位出于一切其煩文虛器隆殺存亡者亦無足以繫政事之重輕宋興之初平定四方烜耀神武遂一字內頗用戰勳闕闕將帥之人浸久而安生民樂嬉百年之間軌蹟運行將臣相臣夜寐夙興罔敢有懈皇帝臨位躬攬權綱顯白訓義圖惟先王治理之實置府設屬大放古制文武弛張名器有等大小尊卑靡不遵序夫名者禮之分也位者處其名之器也名既正然後任責之理得而百事修明名不正則任責之理廢而百事墮必使望其器可以知其職可以知其人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是繇天子任大臣以道而率作興

事罔不喜樂賡歌卒起乎治功之隆蓋君臣會遇千載之甚盛德也若乃聖作物覩宣耀典訓垂萬世之不則考不磨之斯文其不在二府之制而在道德之意乎

新修西府記

陳繹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以機密名官開元中設堂後五房而機密自爲一司其職祕獨宰相得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正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乃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司然嘗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厭厭傳道宮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皆得貼黃除吏唐末既除北司并南北軍于樞密使遂總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院事國朝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略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之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政其任職蓋重矣古之公卿入則相與謀於朝出則相與謀於家家宰膳夫之政不至于耳目而天下四方之事每得於燕處之

際故其爲之不勞而日常若有餘今未明而入進見請決於陛席之前退而百執事叩閣稟事吏持書奏周走閣巷終日不得與二三大臣謀求若古人之眷容有餘勢固不行也熙寧三年詔營兩府于掖城之南其任樞密使者爲西府於是有所司知上之所以優隆大臣將以修天下之政于堂陛之下莫不率職底功士獻其能工致其才不周歲而告成臣謹按樞密司馬之職事而周制屬於夏官秦漢曰太尉亦冠將軍之號祿比丞相置官屬掌兵武夫善用兵者使之至於無兵善治兵者治之於無事然後天子之威刑震耀偃然瞻折於萬里之外噫非二三大臣曷以哉若夫仰而登則恩見於懷楛俯而宴則禮見於階陛周旋指顧無非上之致隆於已者是則其所以享寵而居是者可無思乎

臨湘縣閣武亭記

劉摯

祕書丞衡君塾字文叔治岳州臨湘之二年以書謂余曰使天下不如古吾知其有人焉謀已而偷者固漫不省利害及夸而高言

又曰吾方志遠大彼細務瑣瑣烏足爲二人者相與從事積微浸著天下頽政何可勝數吾則不敢吾之邑右帶長江南東地大倚山民慆惰輕爲盜既慙古人不能使民不爲盜又不知禁其已然尙曰爲政耶縣所賴以索盜有所謂弓手者今在吾籍八十八人前時聽其便私散居廛閭呼調不一難以應猝及去而擾平民今吾能不取官與民作區屋以萃之凡若干楮以大亨榜曰閱武以時臨視其藝眾既團隸有地稍稍就律其材漸若可用而無里巷譁競犯法之患此縣令小事非以爲功然願有紀告來者使勿廢而已嗚呼余知君不好小事名也雖然罔忽諸小然後可以任夫大俾天下得縣令皆用心猶此循而望古有路矣卽以其所以謂余者書之亭上

宋文鑑卷第八十一

宋文鑑卷第八十二

記

| | |
|------------|----|
| 墨君堂記 | 蘇軾 |
| 淨因院畫記 | 蘇軾 |
| 李氏山房藏書記 | 蘇軾 |
| 眉州遠景樓記 | 蘇軾 |
| 莊子祠堂記 | 蘇軾 |
| 靈壁張氏園亭記 | 蘇軾 |
| 放鶴亭記 | 蘇軾 |
|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 蘇軾 |
| 南安軍學記 | 蘇軾 |
| 成都府運判廳燕思堂記 | 文同 |
| 齊州閔子祠堂記 | 蘇轍 |
| 東軒記 | 蘇轍 |

墨君堂記

蘇軾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絜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殖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雅狀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

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淨因院畫記

蘇軾

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死如是而孿拳瘠瘳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爲

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已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

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徒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剝其華實而咀噍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弃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

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已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刑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眾擇其徒爲眾所異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眾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眾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酒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爲常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

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苟眾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邱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尙未晚也

莊子祠堂記

蘇軾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

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味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翳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夏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

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其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履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

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天驥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堂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係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

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
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
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
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
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歛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
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處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
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
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螗蛇蚶以至于劔拔十
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
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
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
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

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
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予由爲墨
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
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
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
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練素以請者足相躡於其門
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韞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
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
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
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
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
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也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
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
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

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箕筥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韻箕筥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南安軍學記

蘇軾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內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推其可進者

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尙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探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之熨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眾而論士也眾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點者三則僅有存由此觀之以射致眾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嗑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歷熙寧紹聖以來三致

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
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
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
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
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
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
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
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籩糧而從軾者三百餘
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
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也學者無媿於古而已

成都府運判廳譙思堂記

文同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或鉅細輕重一有
未合率病之以為不當然遂起眾論矣區宇之大吾宋盡有之
四指之極幅員萬里旁裁直製界為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為名者

常艱選擇往服其職底財賦察僚吏宣布威惠顯假之柄其所與
蓋已重矣惟劔南西川原壑衍沃毗庶豐夥金縉紵絮天灑地發
裝餽日報舟浮輦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號居大農所謂之半縣
官倚之固以為寶藪珍藏云其所謂佐者既非齷齪循累歲月者
之所能得其所止亦當崇大閎顯與主者儀形無缺始云其可
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舊嘗一切置之尋廢既復亦踐襲往制回
曲庠狹不足以視清曠講燕休餘基翦然蔽沒蓬蘢嚮所泄者未
遑營之職方員外郎霍侯以經行明修所赴宜賴將漕之貳實以
才擢既至故究內外靜煩省劇隱謬革悛潛利宣章列城信畏俯
伏觀望不煩告諭自底恬肅惟是居處厭不如事思有以增易之
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襮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昔總外計
今復杖節臨鎮於是聞侯之議志與侯協乃規斥其地墻為一圃
集材於羨命工於隙合諸意慮授以程品築隆地植巨厦曾不累
月匠以成告危譙支空廣雷延廕衡欄擁衛牕戶通潔若翔而尚

矯將蟠而復振奇巒秀嘯發遠思于其上鮮葩珍木悅眞賞于其
下寬袤可以觴賓侶靖密可以籌金穀壯哉雄乎誠大邦之崇宇
而外臺之律觀也既落之侯謂廣漢都尉文同曰無石以載疑事
之闕將以屬子子其謂何同曰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爲王南昌紀
滕王閣柳子厚爲楊長沙敘戴氏堂皆部吏也同今奉侯命而記
此職正宜矣其敢以不敏辭乃次其略刻置宇下以夸示永久然
慙不文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轍

厯城之東五里有邱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
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
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
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
有不飭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具使春秋修其
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儼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

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
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
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眾矣然
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
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
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
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卽之汗瀾
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
僨觸蛟蜃而不讐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
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輕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
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
是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反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
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
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

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眾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東軒記

蘇轍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葭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濬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欵斜補其地缺關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書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以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米鹽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弃塵垢解羈繫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

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實求升斗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死生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汗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今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遊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宋文鑑卷第八十二

宋文鑑卷第八十三

記

黃州快哉亭記

遺老齋記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湖學田記

重修御史臺記

適南亭記

蜀州重修大廳記

考古圖後記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蘇轍

蘇轍

范祖禹

顧臨

曾肇

陸佃

呂陶

呂大臨

蘇轍

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騫其流風遺俗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褰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

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也哉

遺老齋記

蘇轍

庚辰之冬余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既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修竹古栢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窗曲檻為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余曰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為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為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之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為得志而實不從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憂莫慘於不如意

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卻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
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
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范祖禹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
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
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
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歛以深衣而
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
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
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經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
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
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
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

雖不可據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古
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
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
澤紙本于家屬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湖學田記

顧臨

夫患有術也養有道也一梁之渡人惠之微者也而君子取之得
其術也一井之濟物養之薄者也而聖人取之得其道也子產乘
輿其爲力固勤矣而君子不取非其術也冉子與粟其爲心固周
矣而聖人不取非其道也所謂術者不在乎豐在乎不費云爾所
謂道者不在乎大在乎不窮云爾夫豐而多費知愛於彼而不知
愛於此也大而易窮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也惟其不費則雖
微可尚也惟其不窮則雖薄可貴也吳興學著於天下當其盛時
學者不可勝錄然常患惠而養之者不至也彼千里而來有及門
而不能留者有留而不能久者將返則有戚然不足之歎自學初

得賜田五頃而瀕湖多潦歲入無幾由今樞密胡公爲郡始爲辦
學資漸以及諸生之寒者繼胡公者或增焉然亦莫之充也嘉祐
中臨嘗承乏教授計其資十常不能及二三旣數年迺會太守鮑
侯軻恤其不給慨然思有以廣其資方謀諸士僚適聞秀州杉楊
涇有民訟田頻年不決官將兩奪之鮑侯喜曰吾謀得矣迺用書
懇請于轉運使願得貸錢購所爭田以贍學者會轉運使賢樂聞
其請遂用貸錢六十萬得田七頃其田當沃壤舊無曠潦之患以
二年之入償貸錢然後率爲學糧歲可以食百員夫棟宇之固易
隳也泉布之富易耗也惟田之息可以霑及無涯語其始可謂惠
而不費者也要其終可謂養而不窮者也世有掠民脂血妄爲塔
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藐而不顧噫不明乎善徒多費而易窮較
今日之爲重可取也鮑侯去之二年遇今徐侯來喜其得惠養之
道術而有資於名教然慮歲月之久有攘沒其美者乃強不敏著
于記云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爲之記臣肇伏自惟念幸得
備位從官以文字爲職此大手筆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
手稽首而記之曰維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受法令而已戰國以致
執法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
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姦猾治大獄於
是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爲三臺
大夫更爲三公而中丞爲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
爲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寃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
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爲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
史爲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
言事 本朝因之至 眞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
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爲尤重非但謹朝
會聽獄訟而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寬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

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姦邪望而知畏初 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為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為三院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 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迺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驥分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訖于元豐垂七十年寢以圯壞 神宗皇帝任圖程工以授有司舊闕大夫聽事踵鄴都制度闕門北鄉取陰殺之義又形勢庳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聽事闕門東鄉增庳為崇培下為高其規樞宏遠矣繼志述事屬于後人 今上即政之初務先慈儉土木之勤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大夫虛員姑省營築闕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以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功用人力十萬

五千為屋三百五十一楹視舊小貶而亢爽過之門闔眈眈堂室渠渠長貳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囚圉深覲嚴固案牘簿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於是為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為載籍首恭惟 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而綱紀是張宮室弗營池籞苟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情風憲之司以啟後嗣之意 二聖恭已開闢言路聰無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無窮顧臣之愚言語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之萬一哉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己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

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 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適南亭記

陸佃

會稽爲越之絕而山川之秀甲於東南自晉以來高曠宏放之士多在於此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爭勝見元白之稱然杭之習俗華媚善占形勝而丹樓翠閣映輝湖山如畫工小屏細巧易好故四方之賓客過而覽者往往後越夫越之美豈至此而窮哉意者江山之勝雖在而昔賢往矣距今年歲幽深寂寞殆有鬱而不發者也熙寧十年給事中程公出守是邦公吏師也所至輒治故其下車未幾弗出庭戶之間而政成訟清州以無事乃與賓客沿鑑湖上鼓山以尋將軍祕監之跡登望稍倦未愜公意於是有以梅山勝告公者蓋其地昔子真之所居也今其少西有里曰梅市其

事應史公聞往焉初屆佛刹橫見湖山一面之秀以爲未造佳境也因至其上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晴竹莖尚疎木葉微合峯巒如削間見層出公曰此山之佳處也已而北顧見其煙海杳冥風帆隱映有魁偉絕特之觀而高情爽氣適相值也夕陽在下不得已而後去其山之僧用和者契公之意因高構宇名之曰適南蓋取莊周大鵬圖南之義暇日以眾飲而賞焉水挹清山轉望轉碧而俯仰之間海氣浮樓臺野氣墮宮闕雲霞無定其彩五色少頃百變殆詞人畫史不能寫也於是闔州以爲觀美而春時無貴賤皆往又其風俗絜雅嬉遊皆乘畫舫平湖清淺晴天浮動及登是亭四眺無路風輕日永若在蓬萊之上可謂奇矣然則所謂餘杭者未必如也公蘇人也自其少時已有詩名咳唾成珠人以傳玩則模寫物象道所難言其在公賦之乎雖然公之美志喜於發揚幽懿豈特賁一山而已凡此鄉人藏道蓄德晦於耕隴釣瀨屠市卜肆魚鹽之間者乎 天子仁聖拔用忠賢夢想多士斯可以出矣

庶幾託公之翼搏風雲而上哉

蜀州重修大廳記

呂陶

古之循吏以郡縣為一家視其民如所親之於子弟待之以忠厚樂易之誠濟之以勤勞不怠之力事不問巨細苟可以興作營置區處辦具則莫不盡心焉建校舍選開敏吏自訓飭之減用度遣詣博士為學子除更繇與俱行縣通渠瀆廣陂湖起蕪廢溉田至數萬頃躬率儉約勸督務農出入阡陌舍止鄉亭輕刀劍重牛犢鑄田器教犁耕親度頃畝差肥瘠為三等立文簿藏之鄉縣鑿山通道列亭傳置郵驛凡數百里息省勞役還集流散發倉廩以賑凶早具葬祭以恤鰥孤限禮聘之年施四誠之令禁嫁娶送終勿徇奢靡此其事之大者而為之甚詳以至榆莢葱韭口有常數二蔬五雜家有常養種桑柘植麻紵藏果實蓄菱芡養蠶織屨悉有教令此其事之小者而為之亦不略按古而求蓋幽公所由之風化而孟子所謂王道之本者亦可見焉是以居則悅服去則見思

風跡光輝於一時德聲洋溢於後世游茂先之守唐安抑用此術歟虛心以接物無猜阻疑貳之釁抗志以蒞事無苟簡滅裂之態舉大綱以敦治體親細務以盡下情自公府至于郊野皆得其歡知茂先待之如一家也廳宇之弊久矣每大風雨慮至摧圯政閑事隙謀以葺之遠倣諸侯路寢之制近遵太守黃堂之式崇庠深廣舉適準度他所毀陋從而一新樓壘得其高堅帑庾得其固密文牘充棟宇以謹其藏賓客戾館舍以享其安敞亭榭以資覽詠完庖突以備燕饗凡為此者蓋政有餘力而及之非先後緩急之不序也民安其居吾可以議居處之安非略於大而詳於小也非以治舍為逆旅望望然計吾歲月以去而不恤其他客有踐其境造其門外自西階游目四顧雖不問俗政可知矣譬如富家巨室垣墻立而壯門閤闢而大奧阡別而正囷倉廢庫之設各得其當就而詢之必有愛其子孫者主焉一郡之政何異於是予嘗通理此州知土俗之淳良羨風物之秀勝以謂嘉郡齊民宜得賢守敏

政乃具四美今茂先之治大槩如此故予樂為記之茂先慷慨有遠度每以功名自期豈特區區乎此宅日去而顯矣人必思之有讀予文者亦可以慰思也

考古圖後記

呂大臨

莊周氏謂儒者逐跡喪真學不善變故為輪扁之說芻狗之論重以漁父盜跖詩禮發冢之言極其詆訾夫學不知變信有罪矣變而不知止於中其敝殆有甚焉以學為偽以智為鑿以仁為姑息以禮為虛飾蕩然不知聖人之可尊先王之可法克已從義謂之失性是古非今謂之亂政至于坑殺學士燔焚典籍盡愚天下之民而後慊由是觀之二者之學其害孰多堯舜禹皋陶之書皆曰稽古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所謂古者雖先王之陳跡稽之好之者必求其所以跡也制度法象之所寓聖人之精義存焉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所不得變者豈芻狗輪扁之謂哉漢承秦火之餘上視三代如更晝夜夢覺之變雖遺編斷簡僅存二三然

世移俗革人亡書殘不復想見先王之緒餘至人之警歎不意數千百年後尊彝鼎敦之器猶出於山巖屋壁隴畝墟墓之間形制文字且非世所能知況能知所用乎當天下無事時好事者畜之徒為耳目奇異玩好之具而已噫天之果喪斯文也則是器也胡為而出哉予於士大夫之家所閱多矣每得傳摹圖寫寢盈卷軸尚病窳敗未能深考暇日輪次成書非敢以器為玩也觀其器誦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亦將有考焉

宋文鑑卷第八十三

宋文鑑卷第八十四

記

撫州新建使廳記

定平凝壽寺塑佛記

大雅堂記

汲水新渠記

咸平縣丞廳醑醑記

雙槐堂記

照碧堂記

新城遊北山記

高廟碑陰記

拱北軒記

易庵記

顏魯公祠堂記

王无咎

張舜民

黃庭堅

陳師道

張耒

張耒

晁補之

晁補之

唐意

鄒浩

唐庚

唐庚

絳州思堂記

撫州新建使廳記

張繹
王无咎

善為政者急其所急以及其所緩而經理於緩急之際亦各有方不善為政者反此若夫教化以奪其未順之心衣食以厭其必得之欲蔽不可留之獄訟恤無所告之老窮簡閱官吏崇其善而替其惡此最其所急而不可緩者也至於城池之所以備豫解舍之所以興居倉庫之所以出納以及臺榭廢驛亭圃之區區宜革而革宜修而修此差可以緩而不可廢者也故夫用事於一州者得宏敏周通之君子則將能周旋裁處急當其急緩當其緩常不繆於序而其間又周旋經理使其利足以掩害其損足以為益薄費而厚得近舉而遠存不然得鄙近偷惰之吏則其裁處多不能當其序而經理又不能適其宜如前之云云者此後世之通患而誼儒法士所為發憤思古也治平二年四月五日撫州之廳成太守司農少卿錢公暄革唐刺史危全諷之所建也蓋全諷之建當天

祐之元年至今殆二百年而其勢將壞故公始議革之而方是之時公之為州已踰年矣其政令已行而吏民順諧歲常有年獄訟清簡公夷然無為也於是使四縣之令各備其材而不自憚其煩縵繾督視故能以旬有二日而成既成則其規摹高廣皆踰於舊而其始又以智損其中六楹故使坐其下者宛轉四顧豁然虛曠稱夫臨堂堂千里者之勢其用於事而善如此真所謂宏敏周通之君子哉噫天下之有撫州而撫州之宜有治廳者固無窮而治廳之內太守迭處而迭去者亦無窮也然則今日之役不有文字之曲折以託於無窮之間則後之人孰知夫為是役者自吾錢公始而為之又適當其序且有方也故无咎承公之命不敢辭以不能而遂為之記云

定平凝壽寺塑佛記

張舜民

定平縣山不如水水不如寺寺不如凝壽山無名而水有名寺無不得山水而凝壽居其勝水西為縣東為凝壽負夕陽見里社重

樓復道繚絡上下煙際隱顯望如屏障間寫出故遊者不憚其勞而居者不奪其樂予始遊寺有大明堂佛居中黃金之膚五色之衣美哉從者具而皆土面骨立制度尙未明然予亦知其爲佛之尊也後予再遊而良前佛之背又於壁中隱出爲半見之佛而從者非向相似而所謂九耀者爲之也佛御輪乎其中矣異矣夫九耀昭昭在天寧卑乎而顧爲臣僕如是耶豈於教自有所本而予未嘗學而不能知也歟又安知不曰九耀五行之正氣尙臣吾佛況於人乎故王法則曰吾不知畏而飲食男女常久之道或一受教俾之斷棄至於終身不敢傷有其設術之甚無若此者矣夫此則予何能爲哉至於有善地不爲民居候館而多聚斯類然其獨疑壽哉天下之所其歎者此也

大雅堂記

黃庭堅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

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闢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冰釋於斯文者乎

坂水新渠記

陳師道

坂句于蕭其闕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葭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爲沙蔡水是也其出爲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爲渦別爲坂坂至

蒙別爲獲餘波也于淮陽東歷蕭彭城于泗注謂鴻溝官度甾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旃然入焉卽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汴水又有狼湯而受沛蒙而獲水首受甾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書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邱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沛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葺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葺蕩無出甾獲無始蓋略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汭爲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敘渠源或河或沛或河沛合其說不一次其所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略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于汭灌注兗豫丞平中景導汭自滎陽別而東北至于乘入于海而河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

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于汭大業初合河索爲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爲臭河於畿爲白溝於宋爲長沙於單爲石梁於徐爲汭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三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從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爲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爲大渠合于東河以道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旣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詞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道以成其名其仕善義不畏不悔以登于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弟獨有見於末者何也夫善爲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爲之書

咸平縣丞廳醱醱記

張耒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為咸平縣先是章聖皇帝幸亳
 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既為縣即以宮為令治所主簿居中
 書府而樞密府為尉舍熙寧某年始置丞於是遷縣尉於外而丞
 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醱醱問之邑之老人則其為樞密府時所種
 也既老而益蕃延蔓庇覆占庭之太半其花特大於其類邑之醱
 醱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必有珍麗可喜
 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於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
 至於周歷歲數百天下未嘗無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嘗
 至於大亂自安史以來蕃鎮四據而天下無完國降及其末分裂
 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閥之中惟我藝祖
 神宗受天休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於是斷百年之蟠
 據合歷世之分裂數百年間禍根亂源孳孽堙塞大掃而無餘矣
 肆我章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忘大功寬賦薄征順天養民四

方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蠱敗醫者既已擊逐鉤取其累年
 之蠹矣而後為之調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強也由
 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於章聖而天下之人如復見大治之全
 國嗚呼亦可謂盛矣於是封泰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
 方以明示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建原廟所以廣
 孝示後世而况當太平之盛時講一世之大禮八鸞之所經六龍
 之所駐可以昭後世子孫以為歷之大訓成法者宜如何哉是
 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祖宗駿功成
 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間地平天成養生送死無憾者誰之力也醱
 醱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旄頭屬車皆
 為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雙槐堂記

張耒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
 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

心樂而爲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爲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史也爲法不苛其勤惰踈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爲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爲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臥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弊之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爲欺給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爲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

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完潔足以宴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爲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爲之哉夫古之善爲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爲之書

照碧堂記

晁補之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闐闐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大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寬閑之士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覲於其所已饜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

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休而整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為勝也宋為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府為南都而雙門立別宮故經衢之左為留守廨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圯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旌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為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以放懷高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邱祠陶唐氏以為火正曰闕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靡者

易熄而勳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鷺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賦湖光瀾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盡舞客顧而嬉愉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為勝雖屢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襍沓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為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巔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為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而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為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為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媿與蕃之賢

於此乎未辨迺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己爲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

新城遊北山記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虯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蛇其上有烏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嘴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睜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項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

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高廟碑陰記

唐意

滁之西曰豐山其絕頂有漢高廟或云漢諸將追項羽道經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爲高帝生日遠近畢集薦肴觴焉意嘗從太守侍郎曾公禱雨於廟因讀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傳蓋以五月十七日爲漢高帝忌日按漢書高帝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注自崩至葬疑五月十七日必其葬日又非忌日也以厯推之自上元甲子之歲至漢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日是歲次凡積一百九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二年二千三百九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一月七億七百二十四萬六千八百五

八日也班固記漢初北平侯張蒼所用額帝歷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故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夫日食必於朔而食於晦則先一日矣豈非丙寅乃當時十七日乎不然歲月久遠傳者之失也遂以告公命刻其碑陰

拱北軒記

鄒浩

拱北軒者所居對堂之小軒也昭人屋向皆東南獨此居面北軒又正在北方先聖言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取以名焉因竊自念君者北辰也拱者也羣臣者眾星也拱之者也今在內為輔彌為侍從為六曹寺監之屬拱北可也在外為監司為守令為諸路郡邑之屬拱北可也而浩則名除于仕版身廢于炎荒既已隕墜而為石矣尚奚麗天者之擬邪又竊自念所除者名耳拱北之心未嘗除也所廢者身耳拱北之心未嘗廢也夫未嘗除而自除之未嘗廢而自廢之非浩所忍為也浩於是軒朝夕焚香稽首再拜上祝皇帝壽千萬歲長與天同久與地並拱于內者輔彌盡輔

彌之道侍從盡侍從之宜六曹寺監之屬盡所以為六曹寺監之職拱于外者監司盡監司之分守令盡守令之才諸路郡邑之屬盡所以為諸路郡邑之務上下相承如源流之一水先後相應如首尾之一形自京師而環矚之雖遠在蠻夷戎狄之外猶且四序平萬物遂重譯效貢拱我聖人而況九州之內乎和氣浮于上則景星見卿雲飛和氣動于下則朱草生醴泉湧凡是祥瑞之物莫不紛綸畢至祖宗之功德由此而彌光廟社之安榮由此而彌固前古以來未有太平若此其盛焉浩之所以拱北在是而已且既已為石矣亦必有觸之而起者始自膚寸旋充太虛於時滂沱未必無助然則區區素定之心又安敢自棄而莫之篤歟又竊系以詞曰七曜兮可西五嶽兮可移我心湛然兮如初時我不見窮達得喪之殊塗兮惟拱北之知噫高高無私兮日監在茲

易庵記

唐庚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宜先客曰何也隱

居曰注易誤猶不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
爲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蓋六經者君本之致治也漢時決疑獄斷
國論悉引經術茲豈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
道道者物之所以生萬物者人之所資以爲生一物之誤猶不及
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孑遺矣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
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
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注本草矣故知本草之爲難而未嘗注
經故不知經尤爲難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爲中醫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陷難幾死今幸閑廢方且據庵熟讀
而深思之復書此二本其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焉

顏魯公祠堂記

唐庚

上元中顏公爲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
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
也元符三年余友強叔來尹是邑始爲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

以爲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爲所陷焉命
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
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
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
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
然自以爲得計不亦謬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善士爲
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
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慕於數千
百載之後而況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學之妙亦
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彊
叔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迹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
可以想見也夫

絳州思堂記

張繹

金臺太守時侯默而好深沈之思下車之六月作堂於治所之東

偏命之曰思且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盡吾之才也客有難者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而子欲思之耶侯笑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人道之常也吾又何思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道之常也吾又何思子見世之人矯情亂志拂頰以成其行者乎富貴之未來則爲之巧語軟熟視人有詡詡乞憐之色不得則戚戚以爲憂患難之來則爲悲愁無聊之聲鼠匿鳥伏若不可容以僥倖險阻之萬一不得則戚戚以爲憂嗚呼是未來者果可來而既來者果可去耶夫爲不知有是理而強思之也天下始紛紛多事矣是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子所謂不思殆謂是歟客曰然侯曰子徒知有不可思而強思之庸詎知當思而不思又患之大也耶客愕然侯指曰子見庭中之杏當未春時慨然一枯株耳然則春而華秋而落果何有耶子能思其所以華思其所以落則死生之理盡矣子見坐隅之燭當中夜晰晰可以見幽隱仆

之則瞋目不見邱山果何物耶子能思其所以見思其所以不見則鬼神之理盡矣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孟子所謂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是也不然子欲捨是而求道家者流浮屠之說去人情絕思慮塊然坐乎窮荒之域視吾君臣父子泛泛若江湖之適相值也頽靡壞蕩不自收斂且曰吾之道將自同於獸死木爛而已吾又何思嗚呼是道也吾不知其果何道也耶而子不願學之耶於是客始茫然自失因撫髀而爲之歌曰春雨濕兮花卉香秋風落兮露以霜一往一來天地之常彼不知兮何自苦而茫茫思乎思乎吾君臣父子兮眞道之奧而德之光客去侯懼其言之不傳也樂與學者其之也遂命壽安張繹記之河南吳僅書之

宋文鑑卷八十四

Blank manuscript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目十